

主題文章：談編理《編年合參聖經》	P.1
主題文章：書介：李保羅牧師的《編年合參聖經》——一個非傳統的讀經旅程	P.3
讀入原文：希伯來文「名詞性句子」引起的問題——以「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為例	P.4
尋經溯源：從兩個希臘文字詞看路加福音的編寫角度	P.5
讀者回響：期待一本嶄新的聖經中譯——從文學創作和「歷史」的角度發出的呼聲	P.6
編者之言	P.8



# 讀經與譯經

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60號百生利中心一樓B座 Block B, 1/F, Mackenny Centre, 660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370 9981 傳真：(852) 2370 9993 網頁：<http://www.chinesebible.org.hk> 電郵：[info@chinesebible.org.hk](mailto:info@chinesebible.org.hk)

電郵（讀經與譯經）：[bible\\_study@chinesebible.org.hk](mailto:bible_study@chinesebible.org.hk)

## 談編理《編年合參聖經》

李保羅牧師（播道神學院聖經科教授）

所謂《編年合參聖經》（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年10月），就是嘗試同時從「編年」和「合參」兩個向度來編理整本聖經的內容，突顯聖經時序的條理及記述的整全性。編年與合參，縱橫交錯，實在多姿多采。儘管學者對於聖經時序問題往往有不同看法，但筆者還是為信徒整理和建議一個涵蓋整本聖經的年期和內容的架構來。

對於整合聖經的記述，不相信聖經的人以為，這樣的努力不過是試圖將聖經矛盾的地方自圓其說。但我們相信，整合聖經的內容不僅是頭腦的運作，也是一個信心的宣認，就是宣認神的存在、神的權能和作為。神既是真確，祂的作為就是確實的，祂的啟示也是可信的，那麼，將聖經的內容作合理的整合就是一個信心的工夫。《編年合參聖經》就是在這些信念下編理出來的。

以編年和合參兩個向度來編理聖經，不只是一個認信、一番努力，也是一種享受。

### 說「編年」

所謂「編年」，乃是指將歷史資料逐年來編理列序。基本上，以色列王國分裂時期、基督生平，以及保羅生平這些部分，都可以逐年來編理，但其他部分因資料不全，只能盡量按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來排列。儘管如此，將經文編

年或按時序來整理，仍是很有意思。有幾點可以分享一下：

1. 大衛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王。撒母耳記下二至二十四章記載大衛作王的事蹟。這《編年合參聖經》以大衛在公元前1008年登基作猶大王，公元前1001年作全以色列王，至公元前969年去世。偶讀撒母耳記下，我們會覺得，那不過是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但將經文作編年排序，我們就會發現，撒母耳記下可以說是大衛王朝的一

個編年紀，作者幾乎是逐年的選記大衛王朝的要事，條理井然。

大衛寫了許多詩篇，其中很多有歷史標題，標明該詩篇是在甚麼情景下寫成。故此，將有關詩篇放在有關的歷史事件之後，例如讀過撒母耳記上二十一章10至15節（大衛逃避掃羅來到非利士地的迦特），然後讀詩篇第五十六篇（大衛在迦特被捉拿之後寫成），讀來的感受就更深，詩篇的情感也更躍然紙上。（見下面附表一）

### 大衛逃到迦特

（公元前1014年5月下旬？）

- 撒下21:10 那日大衛起來，躲避掃羅，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裏。  
 撒下21:11 亞吉的臣僕對亞吉說：「這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嗎？那裏的婦女跳舞唱和，不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嗎？」  
 撒下21:12 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裏，甚懼怕迦特王亞吉，  
 撒下21:13 就在眾人面前改變了尋常的舉動，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使唾沫流在鬍子上。  
 撒下21:14 亞吉對臣僕說：「你們看，這人是瘋子。為甚麼帶他到我這裏來呢？」  
 撒下21:15 我豈缺少瘋子，你們帶這人來在我面前瘋癲嗎？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

### 大衛作詩

（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衛，那時，他作這金詩，交與伶長。調用遠方無聲鶴。）

- 詩56:1 神啊，求你憐憫我，因為人要把我吞了，終日攻擊欺壓我。  
 詩56:2 我的仇敵終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驕傲攻擊我的人甚多。  
 詩56:3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  
 詩56:4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把我怎麼樣呢？  
 詩56:5 他們終日顛倒我的話；他們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詩56:6 他們聚集，埋伏窺探我的腳蹤，等候要害我的命。  
 詩56:7 他們豈能因罪孽逃脫嗎？神啊，求你在怒中使眾民墮落！  
 詩56:8 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嗎？  
 詩56:9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  
 詩56:10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話。  
 詩56:11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56:12 神啊，我向你所許的願在我身上；我要將感謝祭獻給你。  
 詩56:13 因為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你豈不是救護我的腳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嗎？

（節錄自《編年合參聖經》，頁570-71）

(接上頁)

- 以色列在公元前929年分裂為南(猶大)北(以色列)兩國之後，南北兩國的歷史就糾纏不清。但當我們一旦整理出一個編年年期表來，不但將兩國國王在位的年期配對清楚，使期間的歷史更有條理，閱讀列王紀的心情也更開朗了。  
王國分裂期間，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奉佔了重要的位置。編年分析讓我們看到以利亞在公元前862至852年間有十年緊湊的事奉。以利沙(公元前852-797年)繼承師傅遺願。另外，編年分析也讓我們看到以利沙在書念婦人遷居非利土地的七年(公元前849-843年)前後緊湊的事奉。
- 北國在公元前722年亡國後，猶大獨存至公元前586年。猶大亡國前又是一片混亂。以編年方式來整理歷史書和耶利米書的史料，我們就更徹底看到南國亡國前約雅敬的陰險和西底家的懦弱。
- 舊約眾先知在以色列的歷史裏事奉，將他們的信息放在有關的歷史背景裏，信息就更活靈活現。

例如將何西阿書和阿摩司書放在耶羅波安二世的經文背景裏，兩卷先知書的責備就更鮮明了。另外，在以西結書二十四至二十五章，記述神在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初十日猶大被尼布甲尼撒大軍圍困時向以西結所宣告的信息，若把這兩章放在列王紀下二十五章1至2節的背景來讀，以西結的信息就更具時代氣息了。

- 至於新約基督的生平，不少福音書合參採「基督公開事奉三年論」，《編年合參聖經》則一方面基於學者對新約初期逾越節日期的探討而採納「二年論」(即耶穌在公元28-30年兩年多的公開事奉)，另一方面也尊重路加在路加福音一章1至4節所說的話(他是按著時序來寫)，故以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時序為主線，重編基督的生平。這又確實擴闊了我們對耶穌生平的理解。
- 使徒保羅的生平與新約初期教會的歷史和羅馬帝國的歷史息息相關。《編年合參聖經》以保羅在公元35年信主，至公元67年於羅馬殉道，

並將保羅的事蹟穿插於當代許多歷史人物中間，以突顯保羅的歷史足跡。

## 談「合參」

所謂「合參」，就是將同一事件，放在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不同角度的記載並排參照，拼合成一個較整全的記述，好使我們能較全面瞭解一件事情，也可從多角度認識同一事件，以至擴闊其中的意義。

這方面，四福音合參大概是我們最熟悉的。但其實在舊約裏，例如摩西五經的民數記、利未記和申命記對於出埃及的經過和律法的申述等，也常有重複的記述。將有關經文作合參鋪排，出埃及入迦南的路線就更清晰，整個律法的面貌也更明確了。

此外，撒母耳記和列王紀的內容，也可與歷代志相互對照。歷史書的合參幫助我們看見這幾卷書的重點如何不同，例如，列王紀是顧全南北兩國的歷史，歷代志則只關心猶大國的發展。此外，將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的歷史編年對照，也顯明兩國的歷史是如何穿插。(見下面附表二)



17.11 約阿施王朝結束 (公元前802年)		18.3 約哈斯王朝結束 (公元前802年)	
王下12:19 約阿施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	代下24:25 亞蘭人離開約阿施的時候，他患重病；臣僕背叛他，要報祭司耶何耶大兒子流血之仇，殺他在床上，葬他在大衛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墳墓裏。	王下13:8 約哈斯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	
王下12:20 約阿施的臣僕起來背叛，在下悉拉的米羅宮那裏將他殺了。	代下24:26 背叛他的是亞捫婦人示米押的兒子撒拔和摩押婦人示米利的兒子約薩拔。	王下13:9 約哈斯與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瑪利亞。他兒子約阿施接續他作王。	
王下12:21 殺他的那臣僕就是示米押的兒子約撒甲和朔默的兒子約薩拔。眾人將他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裏。他兒子亞瑪謝接續他作王。	代下24:27 至於他的眾子和他所受的警戒，並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寫在列王的傳上。他兒子亞瑪謝接續他作王。	王下13:11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一切罪，仍然去行。	
	代上3:12a 約阿施的兒子是亞瑪謝。		

(節錄自《編年合參聖經》，頁912-13)

最後，本書書末的附篇分別將以弗所書與歌羅西書、彼得後書與猶大書作合參並排，也讓我們看到這些書卷的異同。附篇也將保羅三卷教牧書信(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作主題

式的合參，讓我們更有條理地認識年老的保羅如何叮囑教導兩個屬靈的兒子委身事奉。

筆者在編理這本《編年合參聖經》的時候，實在得益不少。這是第一本

同時從「編年」和「合參」兩個向度來整理全本聖經內容的聖經，深信讀者也會從中獲益。✠

# 書介：李保羅牧師的《編年合參聖經》 ——一個非傳統的讀經旅程

曾淑儀（本刊特約編輯）

## 從傳統到非傳統

按傳統，信徒大多按經卷、按專題讀經。我們大概沒有想過可以從時序的向度來讀聖經。

傳統的讀經，我們只重視擷取信息，思索生命的應用問題，甚少理會、也沒興趣理會事件發生的年代問題和先後次序問題。我們慣於將事件抽離於時空，記憶所及，就是零碎的事件、人物，和片斷的信息，失卻了一個時空的支點。

李保羅牧師十多年前就有一個心願——將聖經的內容按時序來編排。經過十多年的鑽研努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本具編年與合參功能的聖經終於面世。李牧師的編纂，可說是一革命性的創舉，將千頭萬緒與錯綜複雜的聖經事件排列在一時間座標上，使讀者一目了然。

這本《編年合參聖經》肯定是一項非傳統的嘗試，挑戰你邁步走向一個非傳統的讀經旅程。

說是旅程，因讀者可以從遠至創世之前開始，隨著時序向前推移，創造、墮落到洪水、洪水之後、列祖、出埃及、曠野飄流、士師時期、聯合王國、王國分裂、被擄、被擄後回歸、基督生平、初期教會及保羅生平……你可從時序切入事件，也可由事件找尋時空支點，來去自如。即使最叫人頭昏的王國分裂時期，也給你理出一個頭緒來。

整本聖經的內容按事件發生的先

後次序排列，使聖經能按時序有條理地串連起來。我們如此讀經，就能看到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連，以及書卷與書卷之間的關係。這個次序與關連相當寶貴，有助我們理解聖經和詮釋聖經。

## 從非歷史到歷史

一直以來，讀聖經的人並不重視聖經的歷史元素。因我們對聖經的歷史性一知半解，加上傳統的限制，便彷彿以為，歷史與聖經神學不能兩存。即使給人講解聖經，也儘量迴避其歷史性的問題。

神在歷史時空創造萬物萬象，又將宇宙萬物安放在歷史時空裏。神說祂自己是阿拉法、是俄梅戛。祂是首先，祂是末後。首先與末後之間，就是歷史，是一個一直在延伸的縱向座標。沒有一個事件、一個人物能獨立於歷史以外。

儘管還有許多事件和經文未能確定其年代，如創造的年期、出埃及的年期等等，李保羅牧師在這些年期問題上，根據不同的研究和理據，一一作了註腳和取捨，給讀者一個依據。其實，從年代的向度來研讀聖經裏一方面是消化年代學的精髓，一方面是具體融會了近代聖經歷史和年代考證的成果，因近年許多發現和考證不斷將聖經年代學的一些難題解開了。

《編年合參聖經》就是將橫向的歷史舞台放置於縱向的座標上，給讀者一幅立體的歷史圖像。按這歷史圖像來讀經，經文信息就變得更加立體，更能捉摸神在歷史中的作為。

### 《編年合參聖經》特點：

- \* 以編年為主線，大部分事件有年份參考
- \* 將全部有關事件、經文並排合參：新約部分並列所引用的舊約經文
- \* 「聖經年代學簡論」一文為我們探討聖經中的時序問題
- \* 附加註釋，將一些不易理清的年代問題加以討論取捨
- \* 每一部分設重點信息分享和心靈禱告
- \* 有九個重要附篇，如年期表、經文合參和對照表等
- \* 附一載讀經及三載讀經計劃



# 希伯來文「名詞性句子」引起的問題

## ——以「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為例

孫淑喜（本刊特約主編）

申命記六章4節是舊約中最重要的信仰宣告之一，與六章5節並稱為「示馬」（句首命令式動詞「你要聽！」的希伯來文音譯），是敬虔猶太人每日均要背誦的經文之一。但這樣重要的一節經文，譯本的翻譯竟然有相當大的分歧。就以幾本目前常用的中文譯本為例（當中「以色列啊，你要聽」一句，各譯本的意思大致相同，所以我們集中處理本節的第二句）：

《和合本》：「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現代中文譯本》：「上主是我們的上帝，唯有他是上帝。」

《當代聖經》：「主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

《新譯本》：「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耶和華。」

當中「神」和「上帝」代表傳統上對原文同一個字兩種不同的翻譯，並不是我們在此要討論的。「耶和華」和「上主」也是同樣的問題（見下文），我們也不多作討論。所以各譯本主要的分別在兩方面：

（一）究竟句子要表達的是一個觀念（《和合本》、《新譯本》），還是兩個（《現代中文譯本》、《當代聖經》）？

（二）究竟是「獨一的主」（《和合本》、「獨一的神」（《現代中文譯本》「唯有他是上帝」的意思），還是「獨一的耶和華」（《新譯本》）？

近代主要的英文譯本也有類似問題：

NIV: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NJB: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NASB: "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NRSV: "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alone."

這幾個英文譯本之間的分別同樣可以歸納為兩點：

（一）究竟有一個動詞is，還是兩個（參上文中文譯本之分別的第一點）？動詞is的位置在LORD之前還是之後（見NJB和NASB的第二個is）？

（二）究竟是“one”，還是“alone”？在這一點上，“one”究竟是中文譯本所翻譯的「獨一」，還是「單一」？<sup>1</sup>

是甚麼造成這許多不同的翻譯？這些不同的翻譯之間在意思上有分別嗎？在不同的翻譯之間我們該如何取捨？我們需要回到原文去找答案。

上面出現問題的句子，在原來的希伯來文中只有四個字：

יהוה אלהינו יהוה אחד

（希伯來文是由右讀向左的）當中 יהוה 是專有名詞，是舊約中神唯一的名字，中文聖經譯為「耶和華」，英文聖經大多依照猶太人不敢妄稱神的名傳統，將這個字譯為“LORD”<sup>2</sup>。所以英文聖經的“LORD”並非一般的「主」或「主人」的意思，而是專有名詞。אלהינו 意思是「我們的神」；而最後一個字 אחד 是形容詞「一個」，但也可作副詞「惟獨」。

讀者也許已經注意到：原文的句子是沒有動詞的。希伯來文句子許多時會將動詞to-be（中文「是」一類字眼）省去，這種以名詞為主句子稱為「名詞性句子」。一如一般句子，名詞性句子也包括「主語」和「謂語」，「謂語」是對「主語」的一種描述，可以是名詞、形容詞、分詞或副詞。要正確理解

這類句子，必須在正確的位置補上動詞「是」，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並不困難。例如著名的詩篇二十三篇，第1節開首的兩個字（我的牧人）יְהוָה（耶和華）יְהוָה 與下文在語法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只能看作一個獨立句子，要宣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但像申命記六章4節這一句，因為有四個名詞並列，所以有三個不同的地方可以放置動詞「是」，也可以加上超過一個動詞「是」，變成兩個獨立句子。

首先，יְהוָה אֱלֹהֵינוּ 可以是稱呼神的一個複合名稱，就如《和合本》的「耶和華我們神」或英文的“The LORD our God”；這樣的話，原文這四個字就只能是一個句子，開首兩個字是句中的主語，接著的 יְהוָה 是謂語。但無論我們將這句話直譯為「耶和華我們的神是一位耶和華」（見NJB或ASV的“Jehovah our God is one Jehovah”）或《新譯本》的「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耶和華」均沒有多大意思。因為「耶和華」是專有名詞，自然只得一位，不會有多於一位「耶和華」。<sup>3</sup>《和合本》的「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也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將前後兩個相同的專有名詞 יְהוָה 譯成不同的「耶和華」和「主」卻不很恰當。英文用“LORD”去譯 יְהוָה 只是因為猶太人不敢妄稱神的名字，見到 יְהוָה 就轉讀作「我主」（《現代中文譯本》按這個傳統譯為「上主」，並不是說 יְהוָה 一字可以解作「主」，更何況這字是專有名詞。NIV於是將這個複合名稱獨立開來，但這樣，The LORD our God與後面並不銜接，顯得有點多餘，否則就是第二個the LORD重複了，所以，The LORD

1 讀者可以參考近代主要的英文註釋，例如：S. R. Drive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Deuteronomy,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Third Edi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02), 頁89-90。「獨一」指唯有耶和華是神，再沒有其他神；「單一」是指耶和華在本質上是不能分割的，沒有類似後期基督教會所說的「三位一體」的現象。

2 “LORD”在印刷的英文聖經中多用小寫大楷字母。有關這個名字的翻譯問題，請參本會網站上有關的專題文章。

3 有多於一位「神」就可以，因為「神」是一個通稱。但「神是一位神」同樣沒有意義。

our God is one會比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較合理。是這句的希伯來文過分重複，還是這個理解錯誤？

將 יהוה אלהים 看為一個複合名稱既然行不通，較合理的做法自然是把這兩個字看為一獨立句子，要宣告「耶和華是我們的神」。這節經文正是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立約的一部分——以色列人承認耶和華是他們的神，耶和華則接受他們成為自己的子民，所以這個理解既對原文的句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意思也符合整個上下文的信息。只是我們還要處理餘下的兩個字。

若將 יהוה אלהים 看作一獨立句子，那麼剩下的 אלהים 也可以是獨

立的一句：「耶和華是一位」（見NASB的“the LORD is one”）。但「耶和華是一位」是甚麼意思？這句說話不能表達神的「獨一性」，要這樣理解就要採納類似《現代中文譯本》的做法，將「耶和華」改為「神」：「唯有他是上帝」。但若把「唯有」理解為「單一」，這似乎不妥當，一方面舊約未有三位一體的爭論；另一方面，就算一如部分學者所言，迦南的神可以多種面貌出現（類似中國民間信仰中，觀音有多個「法相」），這節經文於是要強調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只有一種本質、一個面貌，但在整個上下文均沒有與這種觀念有關的討論（整本舊約中有沒有也是一個大疑問），申命記為何要突然提出一個全

新而與上下文完全無關的觀念？所以NASB的“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is one!”讀起來總令人有點不明所以的感覺。

我們剛才提過，整個上下文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約，再加上經文接下去是要求以色列人「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所以餘下的一個可能性：將「一」視為副詞，用以加強「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會是較準確的理解。這正是NRSV的翻譯：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alone ——「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惟獨耶和華」<sup>4</sup>。換句話說，只有耶和華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只能愛耶和華。 ✎

4 中文可能簡單譯作「惟獨耶和華是我們的神」已經足夠。

# 從兩個希臘文字詞 看路加福音的編寫角度

路加的語文造詣深厚，對希臘、羅馬史書的寫作手法有相當的認識，以下兩個希臘文字詞（只見於路加著作），顯示路加福音的編寫角度。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一詞，原意為「順序」編寫，但就路加福音一章1至4節的脈絡來看，那不一定指時間的次序，也可以按地理，或救恩的發展，甚至同時按幾種不同的取向編寫。這一點，下面兩個條目也都提到了。

##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kathēthēs* 順序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一詞，只出現於路加福音一使徒行傳，共5次之多。那表示時間上、空間上或邏輯上的順序，意思就是順序，接著（正確的）的次序。在路加福音一章3節，短語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σου γινώσκου (按著次序寫給你)，提到作者決定「順序」把這卷書寫給他所題獻的對象。路加可能是特別按「應許與實現」這個架構（以救恩歷史為導向）的敘述來說的（Schneider）；根據第4節，這些敘述應該足以顯示所教導的「道」是「確實可靠的」（參徒十一-4）。

在路加福音八章1節， $\tau\omicron\upsilon\tau\omeg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的意思是接下來、不久以後，是以編修的手法提及耶穌傳講「神的國」所經過的路（參路七11，九37）。在使徒行傳三章24節， $\alph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是指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即他的後繼者，都一個一個按著次序宣告「那位像摩西的先知」（徒三24《現中》；參《猶大遺訓》25.1提到一連串的人）。根據使徒行傳十一章4節，彼得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按著次序) 說明叫他為哥尼流施洗整個事件的經過（《呂譯》）。這些事件的結果顯示，神的心意是要向外邦人傳揚福音。使徒行傳十八章23節這樣記載：「保羅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參徒二十一-1，二十七18用  $\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報導保羅所經過的路線）。

G. Schneider

## $\alpha\ \nu\alpha\tau\acute{\alpha}\sigma\sigma\omicron\mu\alpha\iota$ *anatassomai* 撰寫，編纂

$\alpha\ \nu\alpha\tau\acute{\alpha}\sigma\sigma\omicron\mu\alpha\iota$  一詞，在新約聖經僅見於路加福音一章1節，在  $\tau\omicron\upsilon\tau\omeg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tau\omicron\upsilon\tau\omeg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tau\omicron\upsilon\tau\omeg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tau\omicron\upsilon\tau\omeg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tau\omicron\upsilon\tau\omega\ \kappa\alpha\theta\epsilon\lambda\theta\eta\varsigma$  「既有許多人著手將我們中間確曾發生過的事實編輯成（清楚、有次序的）書」一句，以中動語態的形式出現，原來的意思是「按次序排列」（參優西比烏《教會歷史》v.8.15）。其實在路加福音出現之前，路加的先輩已經把口述的傳統順序編排出來，撰寫成書。路加並不是拒絕這些著作，而是想要藉著傳統從事新的評鑑與可靠的查驗，用自己的表達方式來取代它們（第3-4節）。關於經文提及的那些「先輩」，參戴阿多若 i.1.1-3。BAGD s.v.; G. DeLilling, *TDNT* VIII, 32f. (參考書目); G. Schneider, *Lukas* (ÖTK) 在所論之處。 ✎

H. Balz

以上兩個條目目錄自本會之《新約希臘文解經詞典》（製作中）

# 期待一本嶄新的聖經中譯

## — 從文學創作和「歷史」的角度發出的呼聲

容靈

本文與郭秀娟姊妹的文章〈期待一本嶄新的聖經中譯——從聖經文學的角度發出的呼聲〉（編按：見本刊第8期），在文學角度上只差二字。此外，郭姊妹沒有從一些「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聖經中譯的問題（本文較後部分，會解釋為何歷史一詞會用上引號），本文嘗試稍作補充。就文學創作而言，聖經中譯間接地對中國基督徒作家吸取好譯本的營養，不免有所影響；直接地說，若我們不立體地看聖經中譯的問題，不能不說是一種欠缺。就「歷史」角度而言，要取代《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又稱《國語和合譯本》，後來一直簡稱《和合本》）權威地位，談何容易！但是自1919年這個譯本出現後，數十年間「歷史」的種種轉變和華人教會形成的許多情況，對期待一本嶄新聖經中譯的出現，或多或少總有實質上的影響。這兩方面，我們不能不注意，並且對整個翻譯群體而言，本身應該有更深的思考。不然，最終新的譯本出現，多數信徒卻不接受，甚至產生排斥，這對於付上多年心力又默默耕耘的翻譯同工，是不輕的打擊。

### 文學創作的獨特性

先說文學創作。驟眼看來，「聖經」和「文學創作」似乎是兩碼事，但細想又不是完全沒有關連。有一個重點經常被人忽略：《聖經》蘊含高超的文學手法。正如郭姊妹那篇文章和她的另一本著作《認識聖經文學》所提到的，讀過的人不期然感到《聖經》的文學水平非常高超。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而言，中國基督徒作家絕對不能缺少聖經文學這方面的營養。他們不單要吸收《聖經》豐富的真理和智慧，並且把其中各種文學技巧融會，最終與古今中國文學精神和技巧糅合（21世紀的今天已不分中西文學，這裏只用聚焦的角度來看），形成獨特的表現方式，好在中國文學中有一別樹一幟的地位。從以上的進路來看，期待一本嶄新的聖經中譯，又顯得特別和迫切。

就聖經英譯而言，在英國吸取《欽定本》（Authorized Version）的養分而成為作家，甚至大作家，可說不勝枚舉，可見有好的聖經譯本，對操該翻譯語言的作家，不無正面的影響。但是，聖經中譯的歷史不算短，卻遠遜聖經英譯，筆者認為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缺乏從文學創作來看聖經中譯的角度。我們試從文學作家黃國彬的見解來說明，他先引錄《和合本》和莊柔玉的譯文如下：

「風隨著意思吹……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三8）

「光照在黑暗裏，

黑暗卻不接受光。」（約一5）

如風一般——在風中，隨風而行，從風而來。從風而來就如揚帆起航，柔和而強韌，縱然要傾側平臥以適應風向，也會全然借助風力，不改航道。

如光一般——在光中，由光照明，轉化成光。有如眼球的晶狀體，在對焦的當兒消失在光中。

如風。如光。

單單如此——在一片廣袤的原野，在一處處巍峨的高地。（莊柔玉譯，《痕/跡》頁139—140）

黃國彬就文字和節奏兩方面來評論以上的譯文：

就文字和節奏而言，莊柔玉的繙譯比所引的漢譯《聖經》勝一籌。《聖經》中譯的節奏頗為板滯，缺乏《聖經》英譯、奧登英譯和莊柔玉漢譯的靈動之姿。「風隨著意思吹……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黑暗卻不接受光。」無論怎樣但（照錄原文，似應刪去「但」字）念，這些句子都有點彘扭，難以取悅敏感的耳朵。「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一句，二字頓之間毫無變化，更使人想起周作人散文（包括經常出現在五四散文選集裏的名篇）的慵怠句：「鄉下懂事的老輩沒有說明給我聽過，我也沒有本領自己去找到說明。」（《水裏的東西——草木蟲魚之五》）……<sup>2</sup>

黃氏就周作人之慵怠句申論文學創作與聖經漢譯的關係：

在這些句子裏，作者讓過多的二字頓連續出現（「老輩／沒有／說明／給我／聽過」……證明他未懂開闢弛張之道，加速減速之方。也正是這個緣故，讀周作人的散文，很快就會感到沉悶。上述《約翰福音》的幾句漢譯，慵怠之態雖沒有周氏的散文那麼明顯，卻也毫不模稜地告訴讀者，負責繙譯的人對漢語節奏缺乏敏感。<sup>3</sup>

文學創作，當然包括語言節奏的操控，不過本文把焦點放在創作上一個更核心的觀念上，再由此引伸開來。以上的議論，明顯以漢語節奏感來作分析。從中國的語言歷史而言，雙音節的詞語，佔有一定的優勢，但若以雙音節詞，放進所有文句中，的確會給人一種慵怠之感。至於「開闢弛張之道，加速減速之方」，是對節奏操控的一個主張，並未囊括這方面的各種情況。筆者認為創作背後一個核心觀念——文學自覺，對聖經中譯很有益處，值得加以注意；所謂「文學自覺」，就是作家對於人生宇宙的各種感受，如何看得更深切，然後在心裏醞釀，從而作出選擇、改造、提煉，並且在

1 參黃國彬：〈三心莫逆——序莊柔玉漢譯韓瑪紹的《痕/跡》〉，載於韓瑪紹著、莊柔玉譯：《痕/跡》（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年）頁21。

2 同上，頁19-20。

3 同上，頁19-20。

整體上作出巧妙佈局的能力。

聖經的原文好比「人生宇宙的各種感受」，但如何翻譯成為另一種語言；由文字的表層躍進更根本的「文學自覺」這個核心，應該加以注意。基本上，我們都知道最好是對這幾種語言（聖經本身有三種語言）有全面的掌握。此外，加上出色作家的語言能力，更是相得益彰。據「國際聖經協會」（編按：現改名為漢語聖經協會）翻譯新漢語譯本，在「翻譯步驟」中提及，有「原文學者」、「中文專家」、「特約專家」等參與；如果在「特約專家」中沒有出色作家參與，實在難免有所欠缺。因為，出色作家有一項能力，就是對文本有高超的「文學自覺」的能力，比如整體上如何首尾呼應、起承轉合；段與段連接相配；在用字遣詞上又如何構成意象、對比、反諷、層遞等等，甚至細緻到雙關語和字詞的轉變後構成意義上的反差，以及人、事或物更微妙的刻畫和相關，都跟這種能力有關。這些不同層次的寫作技巧如何鉅細靡遺地融入文本中，讓各個部分互相牽連，卻又渾然成為一體，是其中一個重要課題。這不單是對聖經原文的正確掌握及符合現代人用字遣詞的規範那麼簡單，它進入文字更高一層的具體掌握和精妙運用。筆者所謂「立體地看聖經中譯的問題」，其意就是這種超越文字表層的處理進到文字的核心層面，在文學上稱為「文學自覺」；文學縱深和有系統的深入分析，也由此處才可開展出來。當然，在華人教會，是否有這樣出色的作家，確是一個疑問；即便有，這些人又如何能在翻譯的過程中參與？盼望有關機構仔細思量。

## 回顧「歷史」和前瞻

跟著是從「歷史」角度看聖經中譯。為何「歷史」二字加上引號？因為這些「歷史」是以多元系統理論，來分析《和合本》如何成為聖經中文譯本的權威現象。正如運用這個理論作研究的莊柔玉所指出，有得有失，而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會質疑，整個研究有關各個學科的推論或研究結論。然而，筆者從她整個研究的進路來看，在「歷史」方面的詮釋，確實有一定的啟發性。她在研究的「總論」部分，回顧了二百年來華人教會的「歷史」發展道路：第一個時期（1807-1919年）是西方來華的宣教士的佈道栽種時期；第二個時期（1920-1964年）是政局動盪的本色教會時期；第三個時期（1965年至現在）是華人教會重拾常軌而資源短缺時期。她綜合這三個時期的情況，跟著有如下的一段結論：

由是觀之，在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是華人基督徒群體最廣泛採用的聖經中文譯本，其實跟中文聖經的歷史場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和合本》誕生於聖經漢譯穩佔信仰期望系統中心位置的時期，因應華人基督徒群體對聖經劃一化的強烈要求而問世，《和合本》的權威因而有強大的歷史基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以後，華人教會可說是一直欠缺產生另一部標準的中文聖經的歷史條件；聖經漢譯的問題只能處於信仰群體較邊緣的位置；聖經新譯本的誕生並不是整個群體首要的關注；好些華人教會領袖或學者在聖經漢譯的觀念上各執一詞，不能取得共識等。換

句話說，新譯本的出版，不管它本身有甚麼特色，必須有一定的歷史條件配合，才能挑戰《和合本》的權威，甚或取代它的地位。……除非聖經漢譯的歷史場景有變，否則，在華人基督徒群體中，《和合本》仍然是最富權威的聖經中文譯本。<sup>5</sup>

現今華人基督徒群體，有沒有以上的一些「歷史」條件呢？筆者相信一本嶄新的聖經中文譯本，並不一定要取代《和合本》的地位；但是以上的分析，對我們仍然有一定的提醒。翻譯聖經的中文譯本，很少情況能以個人能力可以完成；通過機構與機構之間，或一群學者的共同合作，方可功抵於成。那些「歷史」情況，雖然屬於外緣因素，沒有直接影響實際的翻譯工作，但畢竟在實質上多少會影響一本新譯本的誕生。如果，以聖經文學及文學創作兩方面加以配合，這本嶄新的聖經中譯，肯定會帶來正面影響，然而外緣的種種「歷史」因素，可能使這種正面的影響打了折扣。筆者認為，外緣的一些「歷史」條件不被關注，恐怕這個期待可能會落空，即使最終的譯本出現，但是因為多數信徒並不接受，最終只會被排拒，這對於付上多年心力又默默耕耘的翻譯同工，無疑是不輕的打擊。反過來說，假如有較多人閱讀那新的譯本，並且有正面的回應，對翻譯同工無疑是一種鼓勵。

所以，我們要前瞻性地問一個問題：那些「歷史」條件是否要真的出現，新的譯本才能有較多的人閱讀？筆者認為不一定如此。眾所周知，任何的歷史變化，一般而論，成因和變化是多方面的。華人基督徒群體在聖經漢譯的歷史裏未來有何影響，固然是看實際的情況，但是，歷史的開展，常常始於一個人或一小撮人；它的走向並不一定依循固有的歷史軌道演進的。因此，聖經漢譯的關鍵，只在乎一小撮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也就是說，這一小撮人需要本於透徹思考而來的信念，鍥而不捨，一直堅持。如果新的譯本真的有很好的素質，又能不斷地經得起他人的分析和批評，必然可以獲得廣泛的採用。未來嶄新的聖經中譯，如能在以上的情況下產生，筆者十分相信那些「歷史」條件縱然沒有出現，也能對華人基督徒群體產生正面而長遠的影響！

筆者盼望無論是翻譯同工或是關注這個事工的人，可以聽到從聖經文學的角度發出的呼聲，也可以聽到從文學創作和「歷史」這兩個角度而來的呼聲。假如三者皆能融會於嶄新的聖經中譯，翻譯同工及有關機構又能夠在透徹的思考後秉持信念，一本經得起考驗的聖經中譯的誕生，指日可待。筆者相信這麼的一本中譯，不單能夠使中國基督徒作家吸取好譯本的養分，提高創作水平，中國人也可因著這個譯本得到更大的幫助，對創造天地宇宙萬物的真神，有正確和深入的認識！對翻譯同工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更大的鼓勵。✎

2003年7月14日寫好，9月18日重加修訂

4 詳細的論述，見莊柔玉：《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權威現象研究》（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年），頁166-70。

5 同上，頁165-66。



當以色列的鄰國在大自然的力量中尋找他們的神明時，以色列人卻在自己的歷史中看見神的同在和直接的參與。新約的信徒更有福氣，能在耶穌基督身上與道成肉身的相遇。所以福音信仰一直很重視歷史：我們信仰的歷史真確性和如何參與今日的歷史。

神既然以歷史作為啓示的舞台，所以福音信仰一直強調要明白神的啓示必須以經文的歷史和文法為基礎，也一直堅持聖經歷史的真確性，正如李保羅牧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整合聖經的內容不僅是頭腦的運作，也是一個信心的宣認，就是宣認神的存在、神的權能和作為。神既是真確，祂的作為就是確實的，祂的啓示也是可信的」。除了是信心的宣認外，聖經的啓示既有這種歷史的特性，能夠將信息放在有關的歷史背景，信息自然更能活靈活現。將聖經以編年合參方式印行，讓聖經自己去呈現這個歷史舞台，讀者就更能立體地捉摸神在這個舞台上的作為。但讀者必須閱讀足夠的經文，才有足夠的材料去搭建這個舞台，所以這種讀經方法不適宜以

每日默想幾節的方式進行，最好能按李牧師所提供的一載讀經計劃去讀。

當然，需要像李牧師這樣的學者花上十多年的鑽研努力才完成編纂過程，也提醒我們：

時間次序並不是聖經作者們的關注點，否則也不需要重新編理。正如今期「尋經溯詞」所介紹有關路加寫作手法的詞彙所指出，聖經的作者的確是編寫有序，但卻「不一定指時間的次序，也可以按地理，或救恩的發展，甚至同時按幾種不同的取向編寫。」歷史的進路需要聖經神學的進路配合，才能讓神的啓示更完全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下一期我們會跟大家探討這個課題。

我們很高興見到弟兄姊妹不單閱讀本刊，更能積極參與。容靈對本刊第8期郭秀娟姊妹一文的回應，可以說上述歷史問題的延伸。郭姊妹的文章力勸漢語聖經的譯者要在譯文中表現出希伯來文的文學手法，這是尊重聖經的歷史性的一種表現，要今日的譯文儘可能呈現當日神啓示時的面貌。容靈的回應卻提醒我們，漢語也有自己的文學特色和手法，聖經漢譯也要從中文文學創作的角度去考慮。的確，神要用希伯來文和希

臘文去演繹祂的啓示，正是因為這些是當時的「日常用語」，並不是這些語言有任何神奇的地方。我們又如何可以用今天的「日常用語」忠實地將神的啓示呈現在漢語的讀者眼前？這是聖經翻譯者一個恆常的掙扎，絕對完美的「道成肉身」只出現在耶穌基督身上。同樣，也許聖經神學的進路可以在這個掙扎上幫上一把。

聖經原文的特色所引起翻譯上的困難，也正是今期首次出現的專欄「讀入原文」所要介紹的。申命記六章四節一節如此重要的經文，譯本中竟出現多種不同的翻譯！為何會如此？我們可以如何決定哪一個是正確的翻譯？這些問題固然要回到原文才能解答，但希望經我們介紹後，不懂希伯來文的讀者也能夠明白問題所在，日後在譯本中遇到類似問題時，也能揣摩出經文的正確意思。我們也盼望這些討論能讓讀者欣賞到原文美麗的地方和翻譯上的困難所在。我們希望「讀入原文」這個專欄日後可以再跟大家見面。

容靈一文最後對「這一小撮人」的勸勉，在聖經翻譯者和漢語聖經協會來說是很適切的，希望本刊的讀者也能为「這一小撮人」在神面前懇切代求。✝

www.chinesebible.org.hk

## 讀者回應

- 本人希望收到 貴會的《讀經與譯經》及通訊/更改地址（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希望 貴會寄《讀經與譯經》及通訊給我的朋友

姓名：\_\_\_\_\_ 讀者編號：\_\_\_\_\_

地址：\_\_\_\_\_

\_\_\_\_\_ 所屬教會：\_\_\_\_\_

聯絡電話：\_\_\_\_\_ 電子郵件：\_\_\_\_\_

本人對今期內容的意見 \_\_\_\_\_

\_\_\_\_\_

\_\_\_\_\_

### 本人願奉獻支持 貴會的事工

本人願意捐獻 HK\$：\_\_\_\_\_ 支持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國內聖經贈送工作 | <input type="checkbox"/> 同工薪酬 | <input type="checkbox"/> 《新漢語譯本》聖經翻譯計劃 |
| <input type="checkbox"/> 國際網絡事工   | <input type="checkbox"/> 常費   | <input type="checkbox"/> 活動佈道事工        |
|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                               |  |

若以信用卡奉獻，請填寫以下資料，傳真或寄回漢語聖經協會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_\_\_\_\_ 信用卡有效期至：\_\_\_\_\_ 年 \_\_\_\_\_ 月  
 持卡人姓名：\_\_\_\_\_ 總金額：\_\_\_\_\_

持卡人有效簽署：\_\_\_\_\_

### 董事會成員：

張慕愷博士（主席）  
 周永健博士（副主席）  
 麥漢勳牧師（書記）  
 楊惠文先生（司庫）  
 陳世英先生  
 陳黔開牧師  
 薛磐基先生  
 許尚武牧師  
 邵晨光博士

### 督印人：

沈志超

### 主編：

孫淑喜

### 編輯委員會：

曾淑儀  
 姚志華  
 李耀華

### 聯絡：

禰淑儀

設計及製作：  
 Charles Ho

\* 請傳真或寄回本會。如不敷應用，請另紙填寫。奉獻可用劃線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或 CHINESE BIBLE INTERNATIONAL LTD，也可將款項直接存入任一間恒生銀行戶口：266-255041-001。請寄回支票、匯票或存款單據給本會。奉獻者可獲本會開發之奉獻收據，憑此收據可在香港申請減免入息稅項。